

DESHENGLUBAN CARPENTRY SCHOOL

# 班门弄斧

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

■主编 布图 / 聂造

安徽人民出版社



ISBN 7-212-02649-2



9 787212 026493 >



ISBN7-212-02649-2/G·740

定价: 95元

DES HENG LU BAN



CARPENTRY SCHOOL

# 班门弄斧

德胜鲁班 | 休宁 | 木工学校

主编 布图 / 聂造



安徽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com](http://www.erton.com)

责任编辑：任 济

装帧设计：卢百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班门弄斧/布图, 聂造主编.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12-02649-2

I. 班... II. ①布...②聂... III. 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概况 IV. G719.28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7875号

---

## 班门弄斧——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

布图 / 聂造 主编

---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浙江杭州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20开本/889x1194

版 次：2005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2649-2/G·740

定 价：95元

印 数：00001-03500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布 图 聂 造  
策 划: 程 涛 徐灶米  
文字编辑: 吴 杰 陈吉祥  
摄 影: 潘志超 吴志和  
胡兴光  
翻 译: 胡斯羽  
编 务: 凌海东 项根林  
江忠贤 陈 颖  
汪丽庆  
监 制: 塞奇(出版)工作室



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校训

**诚 实**

---

**勤 劳**

---

**有 爱 心**

---

**不 走 捷 径**

---

# 开山之作

■ 胡宁

岁月风尘遗留下来的物事总是值得留恋的，譬如古旧的宅子、精美的木雕。还有，老的行当、老的手艺，他们的存在可以念想，可以品味，让人感物寄怀。有了他们，文化才会有历史的源头，文明的传承才有了物证。

然而，即便是在徽州这个相对封闭保守的区域，这样的物事也随着时代的递进越来越稀有，有些甚至已渐成一种故老记忆……

鲁班不是徽州人，但他的手艺却在徽州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举世公认。于是全国惟一的木工学校便创办在休宁。

聂圣哲是休宁人。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就是这位美籍华人捐资与休宁县政府共同兴建的。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又为乡情所系，聂圣哲先生时常会回到这片土地，于是我们便成了朋友。因为是同邑，话题总难离开徽州，每每谈及徽州纵横捭阖八百年的峥嵘与辉煌，便一同唏嘘感慨。当思绪从远古回到现实，又会为今日蒸蒸日上之势和指日可待的复兴而击节高歌、激情飞扬。

及至动议编撰木工学校画册，圣哲与我相约各作一序。欣喜之余，笔却迟迟难以落下。一时之间，竟然自己也不清楚应该从何说起。

事实上，几年的行政生涯，我有很多时候是在莫名的焦虑和殷殷的期盼中度过的。在我身后有绵绵大山和深山深处数以万计贫困的山民，而每日必须直面的又是呼啸而来的“新经济时代”所挟裹的完美风暴。生存与发展，传承与变革，都在一个接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务中毫无保留地体现。

期盼与焦虑，也许源于我对徽州传统文明有着太高的期许，又或许是出于改变现状的急切。

我承认我有着浓郁的徽州文化情结，在我的心目中，徽州不啻是天堂里的徽州。在很多时间，很多场合，我都在不停地为之呐喊、为之鼓吹。我不敢说我是—名徽州文化的守望者，但我始终无法割舍徽州，即便在一心向往金戈铁马、大漠孤烟的年少时也是如此。在梦里我也曾走进过先祖们风雷激荡的内心世界，感受—代儒商挥洒自如、目穷海内的绝代风华。

因为徽州，我的心底已经对现下徽州的状态作出过无数次的让步，甚至容忍了人们把徽州，包括徽州文化概括为几处老宅和数版木雕，毕竟这也是徽州让世人惊叹的一个侧面。

但是，我们还是回避不了徽州文化累及徽商没落的另一面。

## 二

我们的祖先们为我们创造的徽州神话、科举的荣耀、物质的奢华和文化的灿烂……

至今仍大量存世的高耸的宗祠、雅致的民居、如画的山水足以让最不富想象的人也能感受昔日徽州文脉的悠远和徽商社会的奢华。这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天堂已经坍塌了。仿佛在一瞬间之间，徽州便完成了旱移物换、陵谷沧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恰如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发展定律。

徽州人对黄炎培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切感，他曾经到过徽州并为休宁黄村小学题过词。因而，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他说过的话。

其实徽州天堂在坍塌之前，危机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危机的出现更早于清末徽商的衰落，危机便来自于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融释、儒、道为一体并成就了一代徽商的徽州地域文化。兼收并蓄原本是地域文化的优势，但在徽州最鼎盛的明清，这种文化优势被徽商过多地用于追逐功名，由此衍生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乃至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等歧义时，徽州文化的负面就暴露无遗了，并且最终覆灭了显赫的徽商，重创了徽州。

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巨大的惯性作用下，徽文化的负面影响至今仍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让人不得不承认文化对人类观念和和行为影响的深重，最令人惊叹的表现就在于其野草似的生命力和细雨般的渗透力。由此我一直不赞同时下较为流行的或者说是一个主流的观点，即把经济落后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尽管我承认我们的相对落后。

在我们开展过的几次经济发展大讨论中，有人将时的落后当作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来对待，认为土地、资源乃至资本等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认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但事实并非如此，徽商的崛起就与自然环境的恶劣形成巨大的反差。过分倚重物质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忽视一些更为内在的因素，如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实际上，文化与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落后与其说是物质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匮乏。一个地区即便有最为雄厚的财力投入，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发展概念都不可能做到可持续。

我们不妨指出一个事实，时至今日，安贫乐道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安土

重迁的乡上观其至是懒散怠惰的劳动观等等简单清板的生存方式我们都不难在徽州山区见到，“树大必招风，不做出头椽”的胆小怕事心理和“手搭苞产糶，脚踏炉盆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的自足自乐的心态更是普遍地在徽州山区存在。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过一个经典命题：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类事实上一直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并用相应的文化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适应周围的环境。费孝通先生也说过，人们在洒扫庭除、寻常应对中都有着文化的投影。文化的内核体现于自身生活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形态和价值取向中，表现为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

是不是可以用徽文化的负面来解释这些，在徽州茫茫大山中，山民们似乎很满足于低生活所带来的平静，很少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甚至有时，他们会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即使外部力量试图以善意去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遇到他们的反对，我们不少反贫困计划就是因之而流产。

我不甘心。

### 三

说到徽州，我们似乎只记得创造了奇迹的徽商，实际上，徽州还有一个群体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徽州工匠尤其是徽州的木匠。因为他们的创造，现代的人们会把更多的目光聚拢在徽州，寻找在一幢幢精美绝伦的徽派建筑上。

由于徽州工匠的存在，徽州在人文学上涉及面之广，成就之著就为其他地方所难企及。两千多年的徽州历史、无比灿烂的文化以及曾有的辉煌和梦想，被徽州工匠们一一用砖木的质感、经典的造型和精致的著作长久地留存下来，并告诉我们，财富若以艺术的形式保存，于后世是一大事。

作为人文学上一种最世俗的物化手法，建筑工艺、家居环境、木器制作包括家具、木雕、刻板等等在徽州都有着最好的环境和最佳的形式。这主要归功于徽州的木匠。

事实上，木匠工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式，是同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有着极高的关联度的。或者说，木匠工艺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是诠释徽州民生面貌与徽州精神的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与其他地方相比，生在徽州似乎又是木匠的幸运。曾经的徽州富甲天下，徽州商人称雄于明清，几乎控制了当时的国家经济命脉。经济上成功后，在木籍以奢侈自喜，大兴土木，让“家宅宏敞”、“有园林池榭之胜”便成了商人的首选，这也为徽州木匠们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艺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又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很多，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箫歌吹者均不乏其人，这又为徽州木匠们提供了艺术的滋养和丰富非常的创作素材。与此同时，徽州崎岖不平近乎苛刻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

法规对建筑的限制又迫使徽州的木匠不得不在华丽的府宅之外另辟蹊径，从而创造出秀丽精美，清新淡雅的徽派建筑。当经济、文化、艺术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进入良性循环时，徽州很自然就成了人间的天堂。

至今徽州大地上仍随处可见已经屹立数百年的精美绝伦的古屋，甚至在异国他乡我们也能见到徽州建筑的身影。2003年春节，我应邀率黄山友好代表团到了美国，进行古徽州文化、古徽州建筑学术交流。在异国的土地上，我遇见了上世纪90年代被搬去美国的一处徽州老宅——荫餘堂。据说荫餘堂的搬迁花费了一个天文数字，荫餘堂的展出同样出乎了人们的想象。正式开放之日，荫餘堂的风头盖过了美国总统，成为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布什总统则屈尊在一旁微笑。

这是徽派建筑创造的奇迹，是徽州匠人们创造的奇迹。

#### 四

或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缺憾，徽文化也是如此。尽管徽州木匠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奇迹，尽管建筑学主要是一门注重工艺技术的学问，但作为一门学科建筑学，却是从西方引进的。历史就是这样时常充满着悖论。

在古代徽州，建筑师属于匠人一类，是不入士林的。明代徽州著名工匠黄钺，擅建筑工程，又喜金石篆刻，还工绘画、通诗文，可不管他有多么了不起，也不管他的技艺如何冠盖一时，总归一个木匠。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梓人传》记载了一个出色的木匠外，似乎再没见过什么描写木匠的书篇文章。

不仅徽州，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家思想长期左右着国家集权政治下的官僚制度，并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仕官科举体系作为选拔治理国家的各级官吏的标准。徽州是程朱故里，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使徽州人格外重视教育价值体系中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内涵，并从自己子女的教育行为中体味着人生境界的升华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下，重道轻艺思想成为必然。

这样做在当时的制度下并没有错，“达则兼济天下”自古就是读书人的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包括木匠在内的工匠艺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也可以左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譬如说中国历史上文明悬殊的民族战争——宋元之战。一个是正在朝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晚期文明，一个是正处在原始时期、刚刚形成的蒙古文明。原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的文明之争，其结果却让历史学家大惑不解。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仅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成吉思汗每下一城，惟独留下的一种人，不是美貌的女子，也不是懵懂的孩子，更不是睿智的老人，而是工匠艺人。这好比在现代不仅具有无

畏精神，还拥有高科技武器，自然无往不利。然而，蒙古人生存所需要的技术都是外部赋予的，技能来自于别的种族。纵然蒙古的铁蹄惊破了世界，最终仍逃避不了衰落的命运。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现代文明已经洞悉其中的关切，但世界的任何一处都在面临民间技艺失传的尴尬局面，徽州自然也不例外。徽州木匠工艺同其他民间文化一样也正在不断式微，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取向里面尚有一块空白。

我很认同德胜木工学校开学典礼上一位先生的发言，他说“文化需要传承，木匠手工艺作为一项民间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对待它不应该像对待一些转瞬即逝的花朵，而应该像对待历史文物一样慎重、爱惜，我们应当以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去传承这种民间文化。”

我不要求德胜木工学校在各种利益角逐中离尘俗的功利最远，但我希望它离纯粹的文化本源更近，希望它肩负起传承徽州民间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不管是否出于这种文化的自觉，木工学校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并且已经在改变着一些事情，其中的一件便是扩充了休宁教育的空间。山区农家孩子多了一种教育的选择。对农家孩子来说，在教学质量相对低下、教育收费居高不下、高等教育远未普及，而自己又希望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较好工作环境的情况下，多了这样的一种教育选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边远山区的农家子弟来说尤为如此。

## 五

每每说到教育，徽州人的内心总是充满自豪的。

仅从教育架构的角度上说，古老的徽州就有着他处无可比拟的优势，且不说科举的荣耀，单指徽州教育体系本身，已具有高等教育的骨架与气象了。徽州教育体系完备、涉猎广阔、取向明晰。但徽州的教育始终是一种应试教育或者叫作精英教育。在徽商拥有雄厚的财力延请名师，朝廷以科举取仕的当时，无疑是一条正确而且明智的路子。应该说，它为徽州文化乃至徽商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保证。教育的成功，使得徽商纵横于广厦，结交于公卿，“全国金融几可操纵”，隆盛之极。

然而，当徽州教育走到大工业时代，优越的一面似乎逐件消失，徽商不再能从徽式教育中汲取营养，更多的反倒是一种负担。如同一个领跑者忽然发觉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他人，一时间叫徽州人茫然失措。

就在这个时候，职业教育开始浮出水面，并且获得经济社会的特别青睐。开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的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黄炎培先生。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毕生倡导教育改革的近现代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竟然是位22岁中秀才，25岁中

举人的科举成功者。

1913年，黄炎培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主张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作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最终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些职业教育准则中的大部分至今仍被沿用。

我是在政府司职后才体会到黄炎培先生的卓识远见的。我所处的山区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从经济发展的形态上看，主要还是以农业经济和低水平的工业经济为主。由于经济不发达，农村教育便成了一块心病。

教育应该是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维系文明的前提。教育的对象不是某一部分人，而是整个社会。教育的产物是普遍的文化信念，使人在实际的行动中得到智慧，在成功的快乐里得到升华。教育作为一个文化单元，在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遗憾的是，这一点，在传统教育中尚未体现出来，至少没有体现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山区困境问题上。

尽管我知道影响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大量的事例表明，山区百姓尤其是青年基本能力的缺乏是关键。而目前获取基本能力的途径在山区又十分匮乏。

这也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定义，所谓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是人的基本能力和权利的缺失。这里所说的基本权利主要是指有效的教育。

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就难以了解发展生产的信息，不能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改造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就低。在山区，我们每年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即使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也有一半左右不能进入大学。这些人的出路何在？在国家逐步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比例越来越高、用人单位越来越理性的背景下，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显然是没有竞争力。

山区家庭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增加家庭收入，为家庭的进一步发展积蓄资源。显然，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已然是没有出路。要么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发展高效农业。要么发展非农产业。而要做到这些，缺乏技术基础知识和背景知识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对山区家庭，对山区大多数青年而言，选择职业教育应该是明智的。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在作出这样的选择了。譬如，很多家庭和孩子选择了德胜—鲁班木工学校。

## 六

创办一所木工学校，无意于班门弄斧，其意义可是徽州后人的开山之作。

2005年6月于休宁海阳

# 今生有幸

■ 聂圣哲

因为生在休宁，就命中注定自己是徽州人。说来惭愧，作为一个徽州人，我对徽州文化的了解还是读大学以后的事情：从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中，或者，和那些并不一定是徽州籍的徽学专家的交流当中，我陆续地了解到有关徽州的一些知识。

渐渐的，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徽州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虽身在他乡，闲暇时总不自觉地约一些友人到徽州看看。陪伴这些朋友游览徽州时，参观古民居就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保留得还算完好的徽州古民居，就成了展示徽州文化的最直观的活标本：独特的风格，隐约的沧桑，有形的文化，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徽州人曾经辉煌的历史——应该说，这是一段能代表中华民族商业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历史。

也许是天意，就在我对徽州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一批对文化特别敏感、对事业充满激情的家乡朋友，胡宁就是其中一位，他当时是休宁县县长，现在是休宁县委书记。

胡宁曾经担任过《黄山日报》总编辑。相知之后，我们有过数次的彻夜长谈。我们的话题离不开文化，离不开徽州：谈到徽州深厚的文化渊源，谈到出自这片土地的名流雅士，谈到休宁因为历史上出过19位状元而有了响当当的“中国第一状元县”称号……真正重视文化的人，就会从内心里敬重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果然，胡先生跟我聊到了休宁的教育：办大学，没条件也没必要；办中小学，休宁县好像也不太缺中小学校资源。职业教育！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职业教育。有了这个灵感，我们就联想起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否还有新的思路？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需要一支什么样的专业化工人队伍？美轮美奂的建筑需要什么样的能工巧匠才能完成……“职业教育”这个概念，在胡先生和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每遇到一件事情，我们总要和职业教育做一点关联思考。有一天，因为陪同客人参观，我们又一次来到万安古镇，看到古民居上精美的木雕，还有，那细得不及一个硬币厚度的砖缝……在赞叹这些令人折服的工艺之余更多的是感慨：科技进步了，而现代中国人的手艺却已经完全退化。如果把祖先们的巧手再加上现代化的设计和先进的设备、工具，不就成了德国车、瑞士表的生产体系了吗？职业教育，我国现在的职业教育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也就意味着存在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这对我们是一个机会，一个尝试以职业教育的途径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机会，也是一个以新颖却实际有效的方式报答社会的机会。一直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的非农业收入过分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输出，这种廉价往往被看作体制性的不公平造成的消极后果。而事实上，农村劳

动力因为技能培训的缺失而造成的素质低下及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已成了普遍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借助有效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发达程度跟工业的发展状况是紧密相关的。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起步很晚，工业社会的框架尚未完全形成，这种现状直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我国职业教育总体水平还相当低，一直处在尚未入门的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许多地方职业教育的政策大多数是在半路出家且不太懂得职业教育的“专家”们指导下制定的，异想天开者有之，病急乱开方者有之，想当然者更有之……实际情况是，目前我们的职业教育还没有专家，或者说，没有真正的专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教育专家，必须是：既了解制造业的规律，又熟悉教育界的情况；既有理论基础，更有实践经验；既懂经营管理，也懂人力资源配置与优化……在没有真正的专家的状况下，职业教育的各种失误在所难免。甚至，连一些基本概念也多有混淆。现在的许多职业学校，严格意义上讲，只是技术学校，而职业学校是培养技能的，技能就是手艺啊！把“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混为一谈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的职业教育就耽误了多少年！

胡宁先生又和我谈到了文化，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多方面影响。当然，我们还不具备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价的能力，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渐渐明晰：儒家思想或许是阻碍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职业教育如果不从技能和手艺上入手，对于这一教育板块的任何宏伟设想都将成为泡影。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一线生产岗位上的职业技能，如果不能高出博士、硕士、学士、社会盲流一大截，那这样的职业教育不就是误人子弟、误民、误国吗？但是，儒家思想对国民心理造成的潜在影响，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在盲目追求所谓高学历和文凭这一耀眼的名分，而从内心排斥注重训练技能却朴实无华的职业教育。在这里，我们不想对全日制教育做过多的剖析或评判，但是，职业教育如果也变成流于形式和对文凭的追求，那这本身不就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嘲弄吗？

木工，我们想到了在徽州历史上有过杰出贡献的木工。如果没有徽州木匠，就留不下这么多的徽州古民居；如果没有这些古民居（严格的讲是艺术品），我们今天对徽州文化的憧憬与神往就没有如此直观的承载物。众所周知，木工是所有工匠中最严谨、最富逻辑、技艺最高超的一群，如果把各类手艺都比作演戏，那木工活就是这些手艺中的“昆曲”。有了木匠的手艺基础，再学习其他行当可谓轻而易举；一个能够熟练制作八仙桌、太师椅的木工，一旦操作起机器来一车、锯、刨、铣、刨，很快就是六级工的水平……建筑学界的泰斗，哈尔滨工业大学梁思诚教授曾经感慨地说：文革期间，那几批工农兵学员里面，就数那些学过木工的学员学习成绩好，有出息。

于是，我们商议，决定在怀宁办一所木工学校，把一部分农家子弟培养成中国一流的木工，以这种方式解决一部分农民的“三农”问题。这些木工学校毕业的孩子一旦进入城市，进工厂，他们是六级工；做建筑，

他们是领班以上的能工巧匠；就是改行从事保安工作，因为职业的习惯，他们也会是一丝不苟的、最敬业的好员工。汽车、造船业的放样师岗位在等待他们，高级建筑的制模师岗位在等待他们，影视制作业的道具师岗位也在等待他们……制造业各个领域都会留下他们的身影。

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把一部分农家子弟培养成合格的木匠，然后再让他们加入到城市的制造和建筑业的队伍中去，成为城市蓝领或灰领队伍中最受欢迎的人，这是何等快乐和自豪的事情！还有，木工出身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木匠画家齐白石，他们的经历与丰富多彩的人生难道不能给我们提供另一种启示吗？

几经努力，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于2003年在休宁诞生；寒来暑往，木工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于2005年6月毕业。这些被授予“匠士”学位的科班毕业的木工匠士们将走向社会，他们的未来会客观地检验我们今天的判断。

休宁是中国第一状元县，但休宁也诞生了中国第一所木工学校，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这个答案只能由后人来提供。

今生有幸，我生在徽州休宁。

今生有幸，我认识了胡宁，并成了好友。

今生有幸，我是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创立者中的一员。

因为这些，我今生真的有幸！

2005年6月于苏州斜塘

# 目 录

序一——开山之作·····	1
序二——今生有幸·····	7
■ 困 惑——大山里的迷茫·····	1
■ 缘 起——对山区现实的思考·····	12
■ 探 索——探寻职业教育之路·····	22
■ 传 承——山区教育与传统教育的革新·····	50
■ 聚 焦——社会各界及媒体的关注·····	74
■ 展 望——大山的希冀·····	96
附录一——“匠士”新鲜出炉·····	106
附录二——隆重典礼的背后·····	112
附录三·····	116
附录四——大事记·····	120
附录五——校歌·····	123

# 困惑

## 大山里的迷茫

从山越土著到现代市民，从状元之县到有机茶乡，从徽商故里到和谐安康，休宁县曾有过太多太多的辉煌与荣耀，也有过太多太多的沧桑与困惑，更有过太多太多的深思与启迪。

作为一个山区小县来说，拥有中国第一状元县、中国有机茶之乡、中国乡村旅游福地三张响当当的名片，休宁县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然而，毋庸讳言，休宁县尚处在艰难爬坡的崛起时期，扶贫开发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山区农村贫困面还比较大，部分农民脱贫无门，致富无路，靠山吃不了山，守着金山要饭吃。这或许也是中部山区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

休宁县山清水秀，物产丰饶，被誉为“绿色金三角”，在计划经济年代，山区农民靠山吃山，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徽商后代的天堂日子羨煞了多少外人的眼光，于是，劈石修公路，砍柴开荒山，每每见到的是浙江、安庆人的影子。时代一发展，经济一转轨，单一的结构，滞后的观念，优势反倒成了劣势，山区农民一时慌了手脚，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接着，一部分人打起背包走出山门去谋生，渐渐地，重走徽商之路演变成了打工潮，劳务成了休宁县脱贫致富的一大产业。拥有砖、木、缝纫、机电、经商以至于保姆等一技之长的，颇受劳务市场青睐，经过几年锤炼，有的成了能工巧匠，有的成了小老板，有的异地落户生根，有的回乡创业，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着新徽商的形象。然而，与这些凤毛麟角的打工精英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人员挣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血汗钱。在休宁县5万多人打工大军中，大部分是身无一技的粗工，干的是重体力活，拿的是低工资，还有不少人工无门，到处碰壁，陷入尴尬的困惑之中。

休宁木竹资源丰富，是遐迹闻名的“徽杉仓库”，是远近争购的皖南竹乡。走出困惑，摆脱无奈，甩掉贫困，是众人的共同心愿，但林茶结构怎么调整，剩余劳力如何培训，职业教育扮演哪种角色，成为萦绕广大干群潜意识探索的一个热门课题。马克思说过：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改革人的一般本性，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专门的劳动者”。坚冰终究要被打破，难题总归要被破解。